

總統 蔣公民初維護共和的奮鬥

卓遵宏

一、前言

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告成，中華民國建立，國父孫中山先生當選為首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期間，乘機操縱政局，陰謀竊取臨時大總統職位，國父為促成滿清退位，全國早日和平，毅然讓位於袁氏。不意袁氏私心自用，蓄意盜竊國柄，恢復帝制，故就職之後，處心積慮破壞約法之內閣制，民國二年復噤人暗殺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並違法擅簽善後大借款，作為對付國民黨人之資本，於是人心激憤。國父以袁氏傾覆民國，罪惡日著，乃通電各省舉兵討袁。此起自民國二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舉兵討袁，至民國五年六月六日袁氏志卒罷兵止，前後歷時五載之維護共和的革命戰事，國父名之曰「討袁之役」。（註一）

討袁之役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民國二年的討袁，史稱二次革命，結果歸於失敗。是時多數黨人以爲推翻滿清政府，革命便告成功，於是淡泊者隱逸，勇進者趨炎附勢，黃綠求進，只圖個人之安富尊榮，不顧革命主義之貫徹，不肯執行黨之決策，不遵守黨之紀律，不知擁護領袖，服從命令，幾乎使黨的組織爲之瓦解。因此辛亥革命時，無尺寸之地而能打倒立國二百六十餘載之滿清皇朝的革命黨，於討袁軍興時，亦仍據地數省、擁兵十萬，結果卻不堪一擊，爲袁氏次第擊破。此後討袁戰爭即進入第二階段，在中華革命黨的策劃下，由陳其美與蔣公所領導之上海討袁義師，卻屢仆屢起，奮鬥不已，有如寒夜孤星，閃爍於沈寂之長夜，不時振奮人心，爲天地留存一息正氣。後其美不幸爲袁氏爪牙所刺殺，蔣公承其未竟之業，繼續努力，不旋踵而袁氏斃命，民國乃重光。討袁戰役五年間，總統蔣公幾無役不與，無時不以恢復民國爲念，其主持淞滬討袁軍事，功不可殞，而其再接再厲，百折不撓，維護民主共和之奮鬥精神，尤值推崇。綜其貢獻可分爲四端：

- 一、二次革命，督隊進攻上海製造局；
 - 二、加入中華革命黨策劃東北軍事；
 - 三、主持淞滬討袁，發動肇和起義；
 - 四、襲取江陰要塞與奉派赴魯整軍。
- 二、二次革命進攻製造局之役

初，總統蔣公於辛亥光復杭州後，功成不居，怡然赴滬，協助滬軍都督陳其美（字英七）謀定全蘇，並受任爲滬軍第五團團長，此步兵團係蔣公親自編練的革命勁旅，爲當時滬軍之核心部隊。民國元年，蔣公辭團長職，赴日習德文，爲留學德國準備。（註二）二年春，擬遊學德國，赴滬謁國父辭行，國父以袁氏必叛，令留滬候命。六月，其美命陳果夫招集舊日軍校同學組織奮勇軍，其組織、編制、預算與人選等計劃，皆在蔣公寓所議定的。七月，討袁軍起，蔣公即於十五日電湖州，索取上海製造局詳圖，十六日，命果夫至西砲台察看地形。（註三）同日在滬海陸軍決定行動，共推其美爲討袁軍總司令。十七日，駐防松江之海陸軍聯合行動，組織討袁軍，推鈕永建爲司令，開赴上海，聽其美調遣。（註四）十八日，其美以駐滬討袁軍總司令名義，正式發表通電討袁，並設總司令部於南市，其作戰謀略則委諸總統蔣公之手。

義師初舉，蔣公即決定以攻佔上海製造局爲首要目標。蓋上海製造局原係清季江南製造局，爲中國有數之兵工廠，能奪取製造局者，即可掌握庫房武器，爲上海戰爭成敗的關鍵。袁氏亦深知製造局之重要性，早已刻意部署，首命其心腹鄭

汝成以巨款收買海軍總司令李鼎新，意圖以海軍之力鞏固製造局背後之黃埔江；鄭氏復以「兵變」為由，率領海軍部隊進入上海，担負製造局之守備任務。及陳其美發表討袁宣言，鄭氏便將有「造反」嫌疑之不穩部隊調開，不使担任製造局之守備，並收繳其武器，而以警衛軍為中心之精銳部隊一千二百人固守製造局，復於黃埔江面，配置「海籌」軍艦，警戒防衛，極其森嚴。(註五)

與袁氏周密佈署之軍力相較，駐滬討袁軍之兵力，顯然居於劣勢。討袁軍之部隊計包含四支：

一、鈕永建統率之松軍：松軍為正規軍，有一師之衆。十七日宣布討袁後，即派兩營赴滬，午後四時，師長沈葆義繼領模範隊督同葆安、新軍各營赴滬。(註六)

二、陳果夫新組成之奮勇軍：由果夫招集昔日陸軍中學，及七月初，四川陸軍小學開風潮退學之學生組成，共計二百名左右，各界視為「學生軍」。駐梅家弄，果夫任副司令，受 蔣公節制。(註七)

三、蔣公收拾之舊部：蔣公於辛亥革命後編練之滬軍第五團，至民國成立後改稱陸軍第九十三團。起事前，蔣公前往策動，約於七月二十四日晚圍攻製造局。(註八)

四、其他駐滬各軍，經說服參加討袁行動者，其中以担任上海製造局守備任務之六十一團與三十七團，尤屬重要。(註九)

激烈艱苦的戰鬥，於十八日夜展開序幕。討袁軍以松軍為主，奮勇軍為輔，進攻龍華，旋即佔領。次日，陳其美要求鄭汝成退出製造局，為

鄭氏所拒。鄭氏急飭海軍警衛團長臧致平下令戒嚴，提回分局製成之軍火，又親至海籌軍艦，會同海軍總司令李鼎新收買海軍，並求外人相助。(註一〇)雙方箭拔弩張，至二十二日夜，陳其美與 蔣公率奮勇軍進攻製造局，遭遇頑強抵抗，原表贊同革命之海陸軍，亦因收受鄭氏收買，互相觀望不肯行動。(註一一)翌日以鈕永建代理指揮軍事，再度猛攻製造局，大戰終日，鈕永建、劉福彪等率敢死隊與松鎮各軍，及響應來歸之六十一團、三十七團，滬防各營共數千人，包圍製造局，環架大砲，猛烈進攻。蔣公親率一部分九十三團舊部攻高昌廟，奮勇軍担任右翼，向西砲台進攻。製造局砲隊旋即加入討袁陣營，排列巨砲多尊，直射製造局，討袁軍聲勢大振。袁軍臧致平乃急赴海籌艦，請以巨砲轟擊砲隊營，掩護步兵反攻。砲隊營猝不及防，損失大砲十八尊，彈一百七十餘箱，由是大潰，時奮勇軍已佔領西砲台，亦不得不撤退。鄭汝成乃乘戰勝之餘威，函南市商團，令逐其美，否則即攻南市。其美為免南市糜爛，移總司令部於閘北，圖再舉。是夜討袁軍數千人復攻製造局，直至二十九日，晝夜連番攻擊，大小十餘仗，袁軍防備極嚴，終未能下。(註一二)

蔣公為打破僵持局面，於二十八日夜潛往龍華，運動舊部。蔣公舊部九十三團原駐守製造局，鄭汝成以其不穩，調遷龍華寺。該團對於製造情況，瞭如指掌，最適合担任攻擊該局任務。蔣公路經製造局左近，為警衛軍步哨所獲，以計脫伴而達團部。詎團長陳其蔚等早與敵通，避

匿不見。蔣公乃逕行召集各隊，曉以大義，遂得一營之衆。與鈕部合力猛攻製造局。蔣公親臨前線督戰，戰況激烈，營長張紹良陣亡。海軍復發砲助袁軍，討袁軍怒，砲燬海籌艦探照燈，各艦懼，亂轟巨砲還擊。至翌午，討袁軍仍無進展，而彈藥告罄。入夜，戰況轉劇，討袁軍不支，次晨退至閘北。而租界外人與商團及紅十字會，又皆袒袁，竟慮英軍將退至閘北之討袁軍繳械，蔣公與舊部憤極，相對飲泣。(註一三)

上海既失利，蔣公乃與張人傑馳赴南京，圖援寧垣之討袁軍，亦已無及，越宿即返。復與陳其美至寧波，擬以寧波為根據地，亦不成。是後仍往來日本與上海間，奮鬥不已。

三、加入中華革命黨東北之行

國父鑒於二次革命失敗，乃因黨人份子複雜，組織渙散，意見分歧，不能一致行動所致。為糾正弊端，加強革命陣營，使一般同志皆能為主義犧牲，為討袁奮鬥，遂決定重建革命組織，籌組中華革命黨。民國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王統等五人於東京首先入黨。蔣公與張人傑則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宣誓，為在國內入黨最早者。蔣公係以學名蔣志清入黨，其親筆書寫之誓約全文如下：

誓約 一〇二號
立誓人蔣志清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目的，並創設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

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如左：

- 一、實行宗旨，
- 二、服從命令，
- 三、盡忠職務，
- 四、嚴守秘密，
- 五、誓共死生。

從茲永守此約，至死不逾。如有二心，甘受極刑。

中華民國浙江省奉化縣人蔣志清羣（指印）

中華民國二年十月廿九日。主盟人：張人傑
（中華革命黨部印）（註一四）

蔣公宣誓入黨後，即赴日本，於十二月間晉見國父於東京。這年是蔣公受知國父之始，在討袁之役前，蔣公只不過是一個普通黨員而已，此後國父纔不斷給予特殊之訓誨、砥礪、倚重日殷，而蔣公亦不負期望，遂確立日後密切之情誼。蔣公自述受知國父之經過云：

余……與總理個別談話之始，乃在余二十七歲，即民國二年討袁之役初起之時期。自是以前，總理予余未嘗單獨召見，有所垂詢，而余亦未嘗單獨求見於總理，惟以普通黨員之一人自待而已。（註一五）

又云：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總理即不斷的對我加以訓誨，並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這就正是總理了解我、砥礪我、培植我的德意。（註一六）

蔣公居日期間，為進一步鍛鍊革命氣魄與軍

事知能，曾進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所設訓練革命同志軍事教育之「浩然廬」進修。（註一七）

民國三年春，蔣公奉國父命，歸國主持滬寧討袁軍事，此為國父首次直接交付蔣公以軍事重任。蔣公返滬積極佈署，準備於夏季發難。此時鄭汝成以二次革命防禦製造局有功，為袁世凱提升為淞滬鎮守使，擁兵十萬，担任淞滬水陸警備總責。鄭為人幹練多智，防範甚嚴。蔣公鑑於前次二次革命失敗之教訓，審慎研擬作戰計劃，其部署如下：

第一路——為主力部隊，由蔣公兼任司令，担任潭子灣、小沙渡、曹家渡、梵王渡一帶市區的攻擊任務。

第二路——以陳榮廷為司令，負責進攻上海西方真茹一帶，並襲取警署等任務。

第三路——以何元龍為司令，擔任毀壞鐵路、電線，並要截火車等游擊任務。

部署就緒，約期發動，先襲攻寶山、海門。不幸，事為鄭氏偵悉，緹騎四出，分頭嚴緝革命黨人。五月三十日夜半，聞北巡警，擊獲黨人陳喬蔭、王錦三，搜出革命黨軍隊名單、行軍草圖筆記等，並破獲小沙渡機關，黨人多名當場被捕，起出藏匿之械彈、旗鼓、印信多件。鄭汝成以此次謀亂係蔣介石代表孫文主持一切（註一八）呈報北京。袁氏深咎蔣公等人，於六月十五日以大總統名義，嚴令通緝。通緝令如下：

去年（民國二年）七月滬寧之亂，首逆孫文等人……效復派遣死黨，暗設機關，糾約匪徒，分設偽隊長名目，希圖……陳喬蔭

、王錦三二共犯，甘心從逆，罪不容誅，著即一併就地正法。……蔣介石、廖壽、陳榮廷，何元龍等，現均在逃，著各省都督、巡按使及各統兵長官，飭屬一體嚴拿，務獲究辦。此令。（同註一八）

袁氏視蔣公代表國父主持滬寧討袁軍事，忌之最深，乃以重金賂蔣公舊部王金發——王氏係早年投身革命黨。辛亥革命，蔣公所部敢死隊，參加光復杭州之役，王氏亦與袁氏以自贖，遂暗圖蔣公。是時蔣公正憂慮革命機關之屢被破獲，革命起事前程多棘。一夜經張人傑處議事，既至而同志未集，乃復暫出訪他友，事為王氏偵知，先見蔣公入，即馳報捕房，少頃，捕役麤集，圍張宅大索。蔣公返向張寓時見此情狀，乃急趨避去獲免，實亦吉人天相也。（註十九）時陳其美居東京，聞滬事失敗，同事殉難者多人，知事難急進，因於六月電召蔣公返日。

蔣公甫抵日，國父即令其帶赴東京，視察東三省革命情勢與各地實況。蔣公自述此行之緣由曰：

陳公（其美）嘗謂辛亥、癸丑（二次革命）二役，皆不能貫徹革命黨主旨，實行三民主義者，以東北各省之革命運動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以掃專制惡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方，而於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猶覆其轍而不自悟也。且袁軍密布於東南，防範壓制，不遺餘力，如不度勢量力，固執進行，是無以異於鄭與楚敵也，其不成必矣！故謀第三次革命，當於東北數省培

植革命根基，以為大規模之運動，乃於三年正月，請命於孫先生，即與戴君季陶等首渡大連，設立機關，聯絡東北各省首領，磋商大計，籌備發動，逗留半載，袁逆縵駟四出，終不得志。既困於病，又受外交之掣肘，以致企圖不遂，飲淚回東。……當時接東省同志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公以在東事繁，不克西歸，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註二〇)

蔣公抵哈爾濱等處，發現東北因受袁氏與日本雙重蹂躪，死氣沈沈，一時不易進行革命，乃知係東北某同志故張皇其辭，意在騙款。居月餘，適歐戰爆發，見中長鐵路俄國動員甚緊張，乃急遽回東京覆命，主另闢革命途徑。蔣公此行雖未能推展討袁行動於東北，却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第一：因蔣公之視察，使黨本部明瞭東北實情，改變昔日希圖以東北為基地，直搗北京之戰略，從此一意經營南方(註二一)，纔有民國四年十二月之肇和起義，與策動雲南護國軍之役，終迫使袁氏撤消帝制。

第二：是時日俄交侵東北，蔣公此行，對日俄兩國皆有進一步認識。日人的野心，蔣公永難忘懷，嘗云：

記得我在民國三年到東北去考察的時候，總理曾經對我說：「日本人如果不將東北和台灣交還我們，並保證朝鮮的獨立，我們國民革命運動是不能停止的。你要將這個

意思告訴日本將領。」那時候，日本軍閥還意圖拉攏我們革命黨。我在日本人的掩護招待之下，……最後在長春鐵道飯店日本軍人的招待會上，我將總理的意思表達出來；……當時，招待會的主持人是一位日本聯隊長，聽了我的話，大為不滿，面紅耳赤而去；第二天，就請我離開東北。(註二二)

四、主持滬討袁發動肇和起義

三年秋冬，中華革命黨積極在江浙策動起義，而袁黨之鎮壓亦轉劇，羽黨遍佈租界，且以巨款賄買槍手，專事暗殺黨人。九月二十日黨人范光啓(字鴻仙)遇刺，殉難於上海法租界之革命機關部。光啓奉國父命，駐滬主持中華革命軍討袁軍事。殉難之同時，其在袁軍佈署之革命組織亦一併被揭發，志士兩百多人被捕殺，上海革命聲勢大挫。光啓為革命散盡家財，身後蕭條，蔣公為之担負全部善後費用七百元大洋。(註二三)

民國四年十月，其美奉命赴粵進行討袁，並與許崇智同往南洋籌款，其美由東京行經上海，滬上同志以袁氏稱帝時迫事急，東南半壁非其美主持決難成事，堅留其美駐滬總其事。其美既留滬，設總機關部於法租界霞飛路漁陽里五號，發電盼蔣公返滬相助。蔣公至滬與吳忠信、周淡游、邵元冲、丁景梁等分任軍事、財政、總務、文牘、聯絡諸職務。

蔣公為其美劃策，力請先去鄭汝成。蓋以上海之關係戰局最大，而上海之爭繫於海軍向背，海軍又受制於鄭氏，鄭氏狡黠多計，若不先除，

滬事難成，遂有此請。適偵知十一月十日鄭氏將往駐日總領事館，賀日皇登極。其美選死士十餘人分佈於鄭氏行經各要隘，英租界外白渡橋一線尤刻意部署，以果敢而善射擊的王曉峯、王明山二志士任之，蔣公與吳忠信等均參與策劃指揮工作。(註二四)鄭氏卒被狙殺於白渡橋，(註二五)袁氏大震，以楊善德主上海軍事。楊氏庸怯，布置甚疏，予革命可乘之機。

鄭氏死後，黨人進行愈趨積極。初，楊虎於民國四年上半年奉國父命，負責聯絡海軍，策動艦上官兵發難響應革命，進行頗為順利。(註二六)陸軍亦多來附，袁黨忌恐，漸將所疑之陸軍分別駐紮，或逕調往北方，次第解散。復於十二月三日遣薩鎮冰以檢閱海軍為名，分調贊成革命之「肇和」、「應瑞」二艦於六日開赴廣東。艦上同志以遠調生權，請求急速發動。(註二七)時駐滬海軍以肇和艦戰鬥力最強，應瑞艦次之，而黨人亦以此二艦久受運動，且預定以肇和艦為臨時海軍總司令部，不可任其遠離，遂將原定十二月中旬起義提前於五日發難。

其美對蔣公倚畀甚殷，如左右手。倉卒間，委之定陸海並取計劃。蔣公擬定「滬滬起義軍事計劃書」分三部份：第一計劃為「一般準備」，以攻取製造局為目的，先取海軍為根據；第二計劃為「攻擊計劃」，佔領海軍必須與陸上砲隊同時佔領；襲取應瑞艦，並策動江陰砲台反正。第三計劃為「攻取吳淞及經營海軍與龍華砲台之計劃」，先圖吳淞，以龍華砲隊與海軍同時佔領，則製造局無不下之理；即海軍不能得手，龍

華砲隊亦可獨立行動；若能與吳淞相應，事亦可為。(註二八)此計劃周密詳備，其美、楊虎均表贊同，於是依此而行。

肇和艦長黃鳴球，及艦上見習官臨時任為肇和正隊長之陳可鈞皆贊同革命，其美電請 國父任黃鳴球為海軍總司令，楊虎為陸戰隊正司令，孫祥夫副之。其美親任淞滬司令長官，吳忠信為參謀長。乘五日晚，各艦公議在滬官紳薩鎮冰等之機會起事。其時分派任務之概略如左：

(一)海軍以肇和艦為海軍總司令部，楊虎率部收佔之，佔領後即開砲猛擊製造局；孫祥夫率部分別佔領應瑞、通濟二艦，以為肇和艦之補助。

(二)製造局中贊同革命之軍隊與城西閘北等已事先取得聯絡之軍警，聞軍艦砲聲，即同時響應

(三)夏爾瓊担任於城內各城門舉火響應。

(四)薄子明等率領山東部分同志，攻擊警察總局。

局。

(五)關鈞、沈俠民、朱霞、譚斌等攻擊電話局、電燈廠。

(六)陸學文等担任攻擊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

(七)差滙清、曹淑實、楊清波、余建光等担任閘北方面軍警，余建光並任散布告示檄文。

(八)楊庶堪(滄白)、周淡游、邵元冲等担任留守總機關部，並辦理後方勤務。(註二九)

是日下午三時，楊虎率海軍陸戰隊三十餘人，携手槍挾炸彈，由黃埔乘小汽輪襲取肇和艦，艦上陳可鈞等率眾響應，惟黃鳴球未回艦，楊虎宣告起義，眾皆歡呼，遂佔有肇和艦。孫祥夫所率三十餘人，亦同時由楊樹浦乘另一汽艇出發擬攻

佔應瑞艦，然因該艦係新購，未領海關護照，不得傍岸停泊，故甫登艇，即為巡捕干涉，不得已折回，致應瑞與通濟兩艦，皆未能得手。朱霞、譚斌等率所部攻電話局，已佔領，猝遇袁軍大隊來，迎戰，不敵而退。陸學文等二十餘人，攻取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警察全體潰走，而袁軍大至，與戰，喪亡過半。薄子明率二百餘山東同志，進攻警察總局，袁軍從至，亦不敵而退。陸路各隊之潰敗，不僅因眾寡不敵，而手持武器皆祇手槍炸彈，實不能與正式軍隊之槍械相抗。

楊虎雖不戰而取肇和艦，但艦上砲彈司庫未回，不得已用大樁破庫，取彈，裝置畢，已迫六時，始發砲轟擊製造局，不料製造局却毫無還擊，楊虎等以為製造局已落入革命軍掌握，故而中止射擊。反之，製造局中贊同革命之軍隊，聞肇和砲聲，正擬響應，忽砲聲中止，疑已失敗，不敢動，於是製造局之響應亦失敗。楊虎復由肇和艦上發信號至應瑞、通濟二艦，詢其動向，兩艦回稱：「容會議決定。」不久又表示：將採取一致行動。楊虎不疑，錯失良機。

當各路同志分頭進行時，蔣公與其美坐鎮於總機關部，統籌全局，及聞肇和砲聲，知已得手，即率幹部馳往指揮。及入南市步哨線，前進者漸稀少，最後獨 蔣公與其美二人，時正黃昏，燈光下且行且語，未引起哨兵注意。俄抵警察第一區工程總局，即當時預定為總司令部者，而砲聲頓絕，袁軍四集，袁軍警遍佈，交通斷絕，不能通行，不得已，適見工程總局門首江畔繫一小舟，蔣公急僱舟伴其美泝十六鋪，由水道至

法租界金利源碼頭登岸，折回總機關部，時已夜晚十一時矣。(註三〇)

其美與 蔣公返總機關部後，同志亦稍稍集合，坐定復議再取應瑞艦，並攻陸地各官署。忽有法捕房巡捕十餘人，破門而入，先行逮捕在樓下議事之陳果夫等，果夫故抗聲辯，使在樓上議事之 蔣公與其美等得聞風走避。蔣公等自露台越屋遷入比鄰，因恐波累鄰居，又移避於新氏里 蔣公私寓。(註三一)於是各路失去聯絡，水陸消息闕絕歷時既久，遂于袁黨得以從容布置集議對付策略，袁氏軍事參議楊晟獻毒計，以美官重賞賄買應瑞、通濟兩艦官兵，使攻擊肇和艦。是夜薩鎮冰以海軍前輩親持重貲登應瑞艦，於是兩艦遂為收買。六日晨，兩艦齊襲肇和艦，肇和官兵猝遇驟變，急行還砲，互戰甚久，死傷枕藉，眾議謂至吳淞口，以不諳電氣起錨法，艦不能行，又被應瑞艦砲中汽爐，炸裂，同志傷亡愈眾。楊虎知不可為，易服遁至浦東，陳可鈞等十餘志士傷重不能行，卒殉難。(註三二)

肇和起義復歸失敗，其事不成最大原因在於經費短絀。是時在滬同志，不下數萬人，而迭次勉力購備軍械，不能供千人之用。此役陸路敗在武器不及人，前已述矣；水路不成，亦因款絀，以致臨五日晨方籌足款，另購一艇，而是日為週日，無法註冊，故不得海關護照，無法停泊碼頭，因以不能登應瑞等已有內應之艦，終陷肇和艦於孤立而敗。然斯役之轟轟烈烈，黨人從容赴義，慷慨捐軀之大無畏精神，使久醉人心為之振奮，樹雲南護國軍起義之先聲，民國乃由危而重光。

五、江陰舉兵與山東整軍

肇和起義失敗後尚不及兩旬——十二月二十五日，護國軍即起於雲南，分兵向四川、廣西進擊，各地紛紛響應。蔣公爲加速摧毀袁氏帝制，因於民國五年四月十四日率楊虎等襲取江陰要塞，以爲進取長江之根據。蓋以江陰要塞，位於上海西北一百三十公里，是長江東流入海江面陡寬之處，砲台雄踞於江邊高聳岸上，扼守江陰要塞，足以控制長江軍艦之出入。

蔣公等襲取江陰要塞，據守砲台，發表獨立宣言，翌日大江南北江陰、靖江二縣，均來歸附，改豎革命旗幟。不料，佔領纔五日，而內部叛變，同行黨人皆宵遁，蔣公獨堅守壘中。至夜深，二卒來報告曰：「壘已空，盍速行！」蔣公見勢不可爲，乃命二卒爲嚮導，離台出險回滬。（註三三）此堅忍奮鬥不懼死之大無畏精神，正表現蔣公青年時期已具有「以國家興亡爲己任，置個人死生於度外」之抱負。蔣公並以此爲「革命軍官必具的要素」，嘗以堅守江陰砲台爲例，訓示云：

到了民國五年在江陰舉事的時候，一般同我去的革命黨員，到了最危險的關頭，都紛紛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個人在江陰砲台上，爲什麼我們能始終不懈的幹呢？沒有旁的，就是不怕死！我們每到最危險的時候，想到自己是爲革命而犧牲，便覺得心安理得，死得其所，所以不僅不怕，而且非常快樂！你們現在要做 總理的信徒，要學我的精神。（註三四）

民國五年五月初，國父返抵上海，九日親自發表討袁宣言，於是革命行動益烈，全國幾近鼎沸，袁氏爲作垂死前之掙扎，再以極其卑劣之手段來對付革命黨——刺殺陳其美。其美英勇果決，爲敢作敢爲之革命實行家，亦爲中華革命黨之主要柱石，國父最得力之助手。其主張倒袁最烈，在滬策畫舉兵，屢起屢仆，而志不稍懈，深爲袁氏所忌憚。袁氏初以重金利誘，賄其不與聞國事，爲其美所嚴拒，乃懸重賞募人暗殺。

革命黨最脆弱者在經費短絀、財源無着。其美每爲金錢所困，而歷次舉義，咸以經費不足爲失敗之導因。袁氏爪牙偵知其美經濟拮据，遂僞設鴻豐煤礦公司向向日商中日實業公司抵押貸款，期其美代爲介紹，事成，將酬以十分之四助革命軍費。其美「當時雖疑其事不確，而仍不顧生死，親冒險危，思得款以達吾黨革命之目的。」（註三五）不幸中奸計，爲賊所算。五月十八日其美殉難於日僑山田純三郎所代租賃之總機關部，山田恐受牽累，急昇屍出，其美親屬戚友，無敢認領者。蔣公聞噩耗，立即前往，泣之甚哀，載屍歸新民里宅，又爲之經紀其喪，復撰文以祭之。蔣公自述其事曰：

英士遇害於滬濱，中正經紀其喪，中夜不寐，痛哭失聲。匪僅以恤其私，實慮無英士在，更難制止大慾之專橫。（註三六）蔣公之慟，非僅傷師友之喪，實亦爲革命前途哭。然志士之傷，豈僅屬情感之痛，必也銜哀奮勵，成其未竟之志業。早於民國四年春，其美自日本回國，蔣公送行於橫濱碼頭，臨別，黯

然曰：「此去萬一不幸，而爲袁氏所害，余當爲兄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言已泣數行下。（註三七）以不幸言中，蔣公愈奮勵，以遂亡友未竟之志。國父痛失良輔，對蔣公倚畀益殷，「以期英士耆期之矣。」（註三八）

六月 蔣公奉 國父命，馳赴山東濰縣，任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初 國父於民國五年元月派居正赴青島，策劃山東討袁軍事，三月命居正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總司令，五月居正舉兵於濰縣，旋佔有昌樂、高密、安邱、諸城等縣，並派兵進襲濟南，督軍靳雲鵬逃遁，袁派張懷芝固守濟南，然北京已因之震動矣。六月六日袁死，翌日黎元洪繼任總統，國父因電居正按兵勿動。居正爲整訓此一討袁武力爲革命勁旅，電請國父派一知兵略之同志任之，國父因任命蔣公爲中華革命軍東北軍參謀長。七月三十一日居正赴北京商洽善後，許崇智代理總司令，蔣公亦於是日到濰就參謀長職。

中華革命軍東北軍係倉卒中招募編組而成，素質甚差，且未經訓練。副官長陳中孚擅權跋扈，任用私人。故軍紀甚壞，軍中祇知有陳副官長，而不知有居總司令。蔣公到任後，竭力整頓，事無鉅細靡不躬親策劃執行，每日督導檢閱，巡視防區，至深夜方息。所見所感則立即隨手記錄，歸而謀求解決之方。至八月十二日 奉派赴北京，始離開濰縣，中華革命軍旋即解散。（註三九）在此短暫十三天參謀長任內，蔣公體會許多「整軍」「治軍」等寶貴經驗，深知「堅強而有規律的革命軍之養成，乃爲當前最迫切的

課題。」；「有組織的現代軍隊為革命建國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註四〇）這些寶貴體驗，不僅有助來日黃埔創校之建軍工作，亦可資其後統一全國，國軍整編之借鏡。

六、結 論

總統 蔣公一生之豐功偉業，震古爍今，光耀震宇，久為國內外人士一體景仰，而其早年革命經歷，則鮮為人所詳知，尤以討袁之役，更彰為人注目。實則此時期（民國二年至五年——蔣公虛齡二十七至三十歲），正為 蔣公一生彪炳勳業之奠基時期。蔣公本人視此時期為一生革命經歷中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時期之一，曾云：

大家知道，我是二十一歲，入黨的，二十六歲，就辛亥革命了，直到二十七歲，總理才對我單獨召見。雖然以後 總理即不斷的對我加以訓誨，……一直到我四十歲的時候，我才被推選為中央委員。……在沒有任中央委員以前的那段時間所作的工作，可以說是我從事革命以來，最有意義、最有價值的（註四一）

討袁一役，對 蔣公一生志業之影響，亦有數端：

第一：蔣公於討袁之役初起時，始受知於國父。此期間 蔣公之軍事才華與忠貞不二之精神復為 國父所賞識，此後 國父對 蔣公培植、砥礪、期望日殷，此兩位中國現代史上最偉大政治家間密切之情誼，即肇始於此時期。

第二：蔣公早年立志革命，其篤信主義，効忠領袖，不因環境險惡而動搖信心，不以革命情勢逆轉而背棄領袖之革命志節，與不計名利，犧牲奮鬥之偉大精神，皆奠立於此時期。

第三：蔣公深邃之兵學修養與堅忍鬥志，亦培育於此時。蔣公少習陸軍，且曾留日學習軍事，並先後創辦「武學雜誌」、「軍聲雜誌」。民國成立後，即擬籌赴德學習軍事，其對軍事具有濃厚興趣與良好素養，當無疑義。民國三、四年間，在日本亦曾對「巴爾克戰術」與「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再加以深入之研究，而討袁時期，面對強敵之實際作戰經驗，尤有助於 蔣公兵學與輅略之融會貫通。

此外，蔣公於討袁時期，亦已表現出高尚之品德與進取之精神。蔣公輕財尚義，有始有終。二次革命上海起義失敗，蔣公傾囊捐獻，協助善後（註四二）；其後范光啓、陳其美之殉難，蔣公亦無不挺身而出，不懼險巇，出錢出力，料理善後，其待友之不變情誼，古今罕見。蔣公自身則奮發進取，每於暇餘，進德修業，自強不息。

總統 蔣公能有日後之輝煌成就與崇高地位，雖曰天縱英明，秉賦優異，實亦自強不息以致之，且又鍛鍊而益彰。追思 蔣公彪炳勳業，不僅足以光耀史乘，永為國人所共敬仰，而尤足為青年後學之至高楷模。

附 註

註一：國父於「中國革命史」中云：「自民國二

年至於五年，國內之革命戰爭，可統名之曰討袁之役。」（見黨史會編：「國父全集」校訂本第二冊頁一九〇，民國六十二年六月出版）。

註二：秦孝儀：「蔣總統大事長編」卷二頁二一一—二（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出版）。

註三：陳果夫：「癸丑討袁」（陳果夫先生遺著編印委員會編：「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頁四五、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出版）。

註四：「南北惡感新文牘」卷三頁九「松江之獨立」（民國二年季秋醒智書社石印）。

註五：日·古屋奎二編著，中央日報社譯印：「蔣總統秘錄」第四冊頁六八—九（民國六十四年十月出版）。

註六：同註四。

註七：同註三。

註八：毛思誠編纂：「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二下（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出版、線裝本）。

註九：鄭汝成：「保守製造局克復吳淞戰績電文」（南北惡感新文牘卷四頁一六）。

註一〇：同註九。

註一一：邵元冲「陳英士先生革命小史」頁一〇（民國十年民智書局出版）。

註一二：鄭汝成：「保守製造局克復吳淞戰績電文」；陳果夫：「癸丑討袁」（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頁四六）。

註一三：「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二下—二下。

註一四：蔣公親筆書寫的中華革命黨入黨誓約（黨史會藏，原件）。

註一五：蔣中正：「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告全國青年書」（蔣總統言論彙編編輯委員會編輯：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一頁一六一）。

註一六：蔣中正：「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四頁一七六）。

註一七：日·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傳記」（見總統秘錄第四冊頁九二）。

註一八：民國三年六月份「（北京）政府公報」命令第八百五十七號（黨史會藏）。

註一九：「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四上—五上。

註二〇：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四頁三一—二、民國四十五年十月出版）。

註二一：「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下：民國四年春陳其美從公計劃，乃離東三省，一意經營南方。

註二二：蔣中正：「整軍與建軍」（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七頁九—一〇）。

註二三：吳文龍金維繫等上總理報告范鴻仙被刺經過並請撫恤函（黨史會編：革命文獻四十六輯頁一一〇）。

註二四：卓遵宏：「金維繫先生訪問紀錄」（黨史會藏）。金先生安徽合肥人，生於清光緒十三年。早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參與光復安慶之役。討袁軍興，國父命為中華革命

軍皖中司令官，兼理皖南事宜，與蔣公、陳其美、范光啓等同時活動於滬上。狙殲鄭汝成之烈士王曉峯、王明山在滬之時，即與金先生同居一處，故對是役之經過，知之甚詳。

註二五：孫祥夫自述劉成馬潤辭：「擊斃鄭汝成始末記」（逸經第八期頁三四）。

註二六：楊虎：「肇和發難之經過」（中央週報一八四期頁九）。

註二七：中華革命黨本部通告（第十九號）：「肇和起義失敗經過」（革命文獻四十六輯頁一六七）。

註二八：蔣中正：「淞滬起義軍事計劃書」（革命文獻六輯頁五二—一八）。

註二九：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學術論著編纂委員會主編：「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〇六—七，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出版）。

註三〇：作戰經過詳參：「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三上—四上；黨史會藏石印：「肇和發難紀實」（革命文獻四十六輯頁一五八—六六）；邵元沖：「肇和戰役實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四〇七—一八）。陳英士：致鄧澤如告討袁情形函（黨史會：陳英士先生文集頁五七，民國六十六年二月出版）。

註三一：陳果夫：「肇和之役」（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頁五一）；「民國十五以前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四。

註三二：楊虎：「肇和發難之經過」（中央週報

一八四期頁一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稿」頁九九六（民國五十九年台灣商務印書館台二版）。

註三三：「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六。

註三四：蔣中正：「革命軍官必具的要素」（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一〇頁三五一—二）。

註三五：蔣中正：「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四頁三六）。

註三六：蔣中正：「祭廖代表（仲愷）文」（蔣總統言論彙編卷二四頁二四一）。

註三七：「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下。

註三八：蔣中正：「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文」（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編輯委員會編印：「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九頁三一，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中央文物供應社發行）。

註三九：「民國十五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一冊第五編頁一九；蔣中正：「蔣參謀長日記」（黨史會藏原件）。

註四〇：「蔣總統秘錄」第五冊頁八及二二。

註四一：蔣中正：「我們復國的精神志節和建國的目標方略」（蔣總統思想言論集卷二四頁一七六）。

註四二：陳果夫：「癸丑討袁」（陳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冊頁四七）。